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二五回 訪知己義結金蘭 獻珍珠替友贖罪

話說武登科同著王氏祭灶，正說惡人相逢，好人遠離，開市大吉，萬事恒寧。只聽房上有人說：「我乃惡人相逢！」「我乃好人遠離！」「我乃開市大吉！」扔下一個包裹，竟自去了。他夫妻揀起來，覺著沉重，到屋中打開觀看，裡面竟是黃白之物。

武登科說：「暫且把這些都裝在炕洞之內，留下十數兩銀子，換了過年。」王氏說：「你先作一個好買賣，然後慢慢的往外換銀子。」武登科說：「也好！我買一個筐兒，過年賣瓜子為生，倒也不錯。」不多天轉過年來，便置了一個筐兒，在乾果鋪買了些黑白瓜子，進城去做小買賣，帶著換了兒兩銀子回來。他天天如是，要在西四牌樓黃酒館子喝一遍酒。人家做買賣都要賺錢，他做買賣卻賠錢，如取兩弔錢貨，他一賣就剩一弔本了。他做著這買賣，也無非遮掩身子，不過為了慢慢的兌換銀子。他天天在黃酒館喝酒，總在弔數。前一兩天，黃酒館子不解其意，日子一長，可就留了神。大家想：他做小買賣能剩多少錢，天天在這裡吃幾弔錢？瞧此人甚是安穩，喝了酒舉止端詳，並不象浮浪子弟。

這天那個掌櫃的過來說：「客官你貴姓？」武登科說：「姓

武。」又問他在哪裡住家？武登科說：「現在平則門外墳地，原是金魚衙人。」這個掌櫃的又說：「咱們還是當家，我也姓伍。」武登科說：「我是文武之武，叫武登科，你是哪個武？」

山東人說：「是行伍之伍，我乃山東登州府福山縣人。先前在東華門做買賣，金魚衙的一家財主，開德昌泰綢緞莊的，天天舍錢，就是你麼？」武登科說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那山東人說：「我叫伍振綱，久仰你的大名。你做這小買賣，能賺多少錢，天天在這裡吃一弔多錢，賺得出來麼？」武登科說：「我這是無事拿它消遣，真指著靠它吃飯，如何能行？現時我有個親戚，在外頭做官，回頭給我些錢，叫我做買賣。我以賣瓜子為名，要訪能人開個買賣。」伍振綱說：「我有一個買賣，在平則門外北驢市口，也是黃酒糟坊，現在關了。開著的時節，還放西四旗的帳，現在因東伙不和，把買賣就收了，我在這玉泉居算是白幫忙。」武登科說：「要開個黃酒糟坊，得用多少錢來？」伍振綱說：「要不放帳，有一千兩銀子就好做買賣；要放四旗的帳，本錢就要多了。」武登科說：「你帶我到平則門瞧瞧這個地方成不成？」伍振綱說：「很好。」

說著話，會了酒鈔，出了酒館，二人順大街到了平則門外。

來到那座酒館門首，便推門進去。這裡面有看房的，見二位進去，連忙讓坐，倒了兩碗茶。武登科說：「伍大哥，你今年多大年歲，咱們哥倆換換帖，結為金蘭之好。」伍振綱說：「我今年二十九歲，你既不嫌棄，咱兩人磕頭。」兩個談說些閒話，晚飯就一同吃了。伍振綱自己回舖子，武登科回家。

次日，伍振綱起身到武登科家中，給王氏引見了，哥倆就在家中神前結拜。伍振綱年長，武登科是兄弟。武登科把自己所存的黃白之物，叫伍振綱拿到金店去換，擇日子將平則門外的舖子開張，起的店號是秘香居。舖子後單有一所院子作住宅，

把王氏娘子接來，就在後院居住。這買賣日見興盛，用著七八個伙計。

這一天，武登科正在櫃上坐定，回思父母在日，家大業大，後來因我一時荒疏，把一份家業全都舍了，窮得一無所有。也是上天有眼，得了邪財，卻不知道是何人周濟我的？總算是祖上有德，還可以護住身衣口食。這二年買賣又大得利息，打算在城裡頭再開一處。正在思想之際，只聽外面一陣大亂，簾板一響，進來幾個犯罪之人，都是項上帶鎖，腿上砸著鐵鎖，手上戴著手捧子。頭一個進來的說：「好一個秘香居，今天在此吃兩杯酒，也該算算帳了，這個買賣是我開的。」武登科一瞧是四個犯人，有兩個內大班班頭和幾位辦差官跟隨。他一聽話裡有話，連忙趕過去問道：「你們幾位從哪裡來？尊姓大名？」

伍顯說：「大爺我叫惡人相逢。」伍元說：「我叫好人遠離。」

三爺說：「我叫開市大吉。」武登科知道是周濟自己的恩人，連忙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你們幾位跟我到雅座。」眾人跟武登科到雅座之內落座。武登科說：「恩公尊姓大名，倒是怎麼一段情節？」伍氏三雄自說了姓名，又說了那一年在京中之財，我三人知遭索皇親乃是當道權臣，在京訪他。見你正白舍錢，後來變房賣屋，知道你是善良之人受了窮困。我三人平日乃綠林人物，偷不義之財，濟貧窮之家，殺貪官，誅惡霸，我等偷了索皇親一些金銀，共有三千多兩，一半是黃金，那日扔在你的院中。現今我三人遭了人命官司，故來到這裡，把話說明。

伍振綱這時從外面進來，說：「我已聽了多時，既是三位兄弟，這也是前世宿緣，你我今天在此結義為友。兄長的官司不要緊，我慢慢的托人情，給兄長辦理，不知三位兄長意下如何？」伍氏三雄說：「也好，就是我五人結義為友。」五人是

伍顯、伍元、伍芳、伍振綱、武登科。按次序行禮已畢，請伍氏三雄到了裡院，王氏出來給三位兄長見禮磕頭。伍氏三雄每人脫下一件貼身穿的棉緊身，遞與武登科說：「賢弟，你把這三件衣服叫弟妹拆洗拆洗，我等官司大概是秋後處決，到臨出來時，你把這衣服給我等送去。」武登科接過衣服，送到後面。

伍氏三雄吃完了飯，便與石鑄等告辭出來。頭一天進城，大家先奔大人宅中。劉芳、蘇永福、蘇永祿進去回話，把伍氏三雄拿石鑄之事細說一遍。大人賞了伍氏三雄和石鑄一桌酒席，叫劉芳告訴他等只管放心，本部院定然遞折子保奏他等，決不能叫他們身受國法。劉芳出去，叫家人把酒席擺上，湯文龍、何瑞生同坐吃酒。劉芳把大人所說之言，對四人述了一遍。這四人俱感念大人好處。次日，湯文龍、何瑞生押解伍氏三雄和石鑄變送刑部，把四人看押起來。彭大人復奏已把盜玉馬之賊拿獲，玉馬由刑部繳呈，折內說明了拿石鑄乃伍氏三雄之功。

武登科自伍氏三雄走後，便叫王氏將三件棉緊身一拆，原來裡頭是無數珍珠，都是出號大顆，滿屋中盡是寶光。王氏以前在娘家見過這種珠子，於是忙對丈夫說道：「這乃無價之寶。」

趕緊拆了一件，將珠子倒在匣子之內，有幾千顆之數。一連拆了三件，多少不等，俱有黃豆大小，光彩奪人眼目。王氏說：「你明天先拿十顆珠子，到大柵欄門框衙衙，問問這珠可是無價之寶。」

次日，武登科用匣兒裝著十顆珠子，到外面來見伍振綱說：「四哥，昨日三位兄長留下衣服，乃是三件珍珠汗衫，現在拆出許多珠子，我今天拿了十顆，到珠寶市前去變價，好給他三位兄長打點官司。」武登科出離酒館，進了平則門，到前門外珠寶市頭一家珍寶齋紅貨鋪，進去一道辛苦，便把匣兒拿出來，說：「我有幾個珠子。」掌櫃的一瞧，趕緊往櫃房裡讓，連忙

問道：「尊姓大名，府上哪裡住？」武登科說：「我在平則門外驢市口開黃酒糟坊。」掌櫃的說：「這幾個珠子我買不起，你在這裡坐坐，我把行中街坊請來搭伙買，想你家中必然還有，這真是無價之寶。」便叫學徒的倒茶。掌櫃的出去約請行中之人，不多大工夫，進來珠寶行的十幾個人，大家過來給武登科見禮。

正在要講價錢之際，由外面進來一人，年有半百，頭戴五品頂戴，身穿綾綢，兩隻龍箭袖袍，足下繡底官靴，長得五官俊秀。一進來，珍寶齋掌櫃的就說：「延太爺來了。」連忙往裡讓。這位老爺乃是內務府的郎中，姓延叫榮廷，為人最好古玩，常常到珠寶市這幾家舖戶來往。今天一進來，掌櫃的楊萬興說：「延老爺這些日子老沒來，今天有點貨，你也開開眼界，省得說我這舖子沒有奇貨。」延榮廷進了櫃，大家謙遜讓坐，就把武登科的十顆珠子遞過來。延榮廷一看，失聲贊美說：「這宗物件我是初次見到，現今太后老佛爺要攢一盞珍珠燈，必須用頂大的珠子一千顆。此時裡頭有二百餘顆，短欠不少，我出來彩買，我知道珍珠市面的幾家沒有，往各處找遍了，今天遇見這樣的寶貝，真是太后洪福。」武登科一所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：何不將此珠進上，替兄贖罪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